

奇女子

写权谋惊心动魄

说智慧千转百折

一代军师

第二部

随波逐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代军师

第二部

随波逐流◎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代军师. 第二部/随波逐流著.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4

ISBN 7-02-005566-4

I. 一... II. 随...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9963 号

责任编辑:陈阳春

特约策划:李天珏

封面设计:高静芳

一代军师(第二部)

随波逐流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编:100705

杭州钱江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352 千字 开本 635×965 毫米 1/16 印张 21.5 插页 2

200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 000

ISBN 7-02-005566-4

定价 29.90 元

目录

第一章 江边血战	1
第二章 魂归故里	8
第三章 布局猎杀	17
第四章 进退两难	25
第五章 靖江郡主	31
第六章 指点江山	37
第七章 姻缘成双	44
第八章 残月暗影	51
第九章 杀人灭口	58
第十章 暗波汹涌	65
第十一章 花言巧语	71
第十二章 如烟往事	79
第十三章 安排金饵	86
第十四章 东海来客	92
第十五章 举重若轻	96
第十六章 宗师莅临	103

第十七章 失德惊天	109
第十八章 心狠手辣	115
第十九章 魔宗之秘	121
第二十章 最终决裂	128
第二十一章 隐星宗主	134
第二十二章 长安血夜	140
第二十三章 王者神威	146
第二十四章 错综复杂	153
第二十五章 各有心思	160
第二十六章 雍帝回銮	167
第二十七章 公主密谏	173
第二十八章 恶孽重重	179
第二十九章 局势突变	186
第三十章 凤仪之谋	193
第三十一章 孰不可忍	200
第三十二章 万事俱备	206
第三十三章 顿失先机	213
第三十四章 猎宫突围	220
第三十五章 血溅行宫	228

第三十六章	含香惊魂	235
第三十七章	明暗信使	242
第三十八章	搬兵勤王	248
第三十九章	齐王手段	254
第四十章	邪影罗刹	261
第四十一章	惊天逆转	268
第四十二章	晓霜鏖战	275
第四十三章	情深似海	282
第四十四章	以退为进	289
第四十五章	以血赎愆	295
第四十六章	此恨绵绵	302
第四十七章	余波未歇	311
第四十八章	恩深怨消	317
第四十九章	春梦无痕	324
第五十章	清风明月	333

第一章 江边血战

南楚同泰元年三月十九日，哲近侍李顺千里追杀，斩刺客毒手邪心于江渡，天下皆知，闻者慑服。后数年，未敢有效戮荆者。

——《南朝楚史·江随云传》

毒手邪心神色一变，冷冷道：“李顺，我还道你在主子身边服侍，想不到你还有胆子追来？”

小顺子微微一笑，道：“黑爷，我们虽然素未谋面，但我知道德亲王身边有你这么个人，你也知道公子身边有我的存在。你刺杀公子，就是我的死敌，就是我不如你，也要来替你送行的，更何况，你恐怕是不如我的。”

毒手邪心心中一凛，他的姓名已经多年不用，就是德亲王也不知道，想不到竟被小顺子说破。但毒手邪心神色上一点不漏痕迹，他淡淡道：“李顺，你也算是南楚的臣子，常年待在君侧，受恩深重，为什么背叛家邦，难道荣华富贵对你真的如此重要么？就是有了些许富贵，也是轮不到你的。你也曾经从军出征，也曾经陪王伴驾，难道不知道忠义的道理么？”

他这样一说，就是倒在地上的众人看向小顺子的目光也变得鄙夷。

小顺子却是不卑不亢，淡淡道：“奴才出身微贱，又是刑余之人。说句难听的话，在宫里面，就是猫狗，也比我们尊贵些。黑爷，您不过是个杀手，不也将奴才瞧扁了么？”说到这里，小顺子神色变得庄严，眼中更是放出光芒，他一字一句道：“这世间只有一个人，从来没有看不起我，他将我看成人，而不是一个奴才。我视公子如父如兄，他教我读书明理，待我如骨肉心腹，这一生一世，只

有公子值得我效忠。南楚待我没有什么恩德，黑爷以大义相责，我就问上一句，公子对南楚可谓无愧于心，可是南楚对得起公子么？”

毒手邪心默然，他怎不知江哲的功劳，可是江哲最后却被免官致仕，自己去行刺他，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

小顺子没有继续逼问，反而冷冷道：“我知道黑爷是奉了亲王遗命，所谓各为其主。公子不恨亲王无情，可是却不能让你生还南楚，所以对不住，今日我要你命丧大雍。”

这时，身子不能动弹的乔焰儿怒道：“好大的口气，不知道天高地厚！”

这句话一出口，就连毒手邪心也神情诡异地看着她，现在的局势明明小顺子是站在这些青年人一方的，如果小顺子不能取胜，只怕任何一个人都会被杀，怎么乔焰儿反而这样说话？其实乔焰儿话一出口就觉得自己说错了，只是她生性好强，自己莫名其妙地中了暗算，小顺子这样突如其来，救了自己等人，反而让她心生不满。见到众人目光落到自己身上，她不由嗔道：“怎么，人家说说不行么？”

所有的人目光都移开，免得笑出声来。小顺子神情却是依旧冰冷，他对乔焰儿等人也没有什么好感，反正都是公子的敌人，若是可能将他们全部杀了倒好，若非碍于自己这次出面必然会人尽皆知，故而不能落井下石。只怕今后他还会亲手杀了这些人呢。

看了看苦竹子，小顺子目光变得有些柔和，他开口道：“苦竹子，今日原本也该将你处死，可是我家公子有些话要人带回去，既然你身份已经暴露，这件事情就交给你吧。”

苦竹子没有嘲笑，他从小顺子一出现就开始寻找他的破绽，但小顺子就那么简简单单地站着，浑身上下却丝毫看不出破绽。

看看天色，小顺子叹息道：“雾失楼台，月迷津渡，好一派迷人风光，只可惜黑爷你再也看不到了。”说罢，他的身形如虚如幻一般向毒手邪心扑去。毒手邪心也知生死就在这一战之中，挺身迎上，身形如同飞鹰展翅。两人身形一相交，只见掌影交错，却没有丝毫声息，原来两人的掌法都极为灵巧诡秘，十几招相互攻击，都是攻敌之必救，一触即转，竟没有真的碰上。两人斗得凶猛，就在丈许空间之内翻翻滚滚，令人看得眼花缭乱，虽然听不到声息，但是从两人交手之处溢出的掌风杀气却是越来越重。这样打了百招左右，两人的身形突然停了下来，相对而立。小顺子神情冷淡，毒手邪心却是面色铁青，胸衣被撕破，

露出几处类似抓痕的伤口，一见就知他已经落了下风。终于，毒手邪心忍耐不住，一声厉叫，面色数变，顿时七窍流血，形容可怖。

三姑娘远远看见，惊叫道：“这是天魔解体大法的第三变，功力增加到十倍，阁下当心。”

小顺子却是冷冷一笑道：“天魔解体大法虽然激增功力，可后患无穷，不到两个月使用两次，看来就是你回到南楚，也是性命不久了。”

毒手邪心冷冷道：“你的主子虽然才智无双，但若没有你的保驾，只怕也是苍鹰折翼，这次虽然不能杀了他，取了你的性命，也是断了他的臂助，日后行刺起来容易多了。”

小顺子面色变得铁青，想不到毒手邪心仍然打着刺杀公子的鬼主意，眼中杀机更加浓厚。这时毒手邪心已经扑了上来，这次局势大大不同，小顺子似乎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只能凭着诡异的身法自保，众人看了片刻，都闭上眼睛，只因这两人身影变幻，竟让他们生出头晕目眩的感觉。又过了片刻，小顺子突然深吸一口真气，顿时身轻如羽，随着毒手邪心的掌风飘然后退，蓦地升高，然后反扑过来。毒手邪心猝不及防，连忙二度出掌拦击，却不料小顺子的身形竟然凭空折转，落在了他的背后，一只苍白的手掌按在他的后心。毒手邪心只觉得一股阴柔冰冷的真气涌入自己的身体，他用尽内力抵挡，那真气却变得炽烈如火而涌入他的经脉，毒手邪心不由一声惨叫，身形踉踉跄跄地向前扑去，跌倒在地。就在这时，苦竹子从小舟之上顺风袭来，小顺子原本已经是真力用尽，谁知他却仿佛神助一般，身形诡异地折转迎上。苦竹子虽然水上功夫天下第一，可是这掌法内力差得还远，这次若非是想用他隔绝毒手邪心水路逃生的可能，也不会有机会被邀请前来参加围攻毒手邪心。小顺子只是三招两式已经把苦竹子击退，苦竹子退到江边，却是进退两难，若是退走则要眼看着毒手邪心丧命；若是进攻，却又不是对手。

这时，毒手邪心已经有了力气，他勉强站了起来，苦笑道：“顺公公果然武功高强，江哲何幸，得到这样高手为奴。”

小顺子淡淡一笑道：“应该说李顺何幸，能得公子厚爱，跟随身侧。如今阁下已经命在旦夕，不知道可有什么遗言相告？”

毒手邪心自然知道自己心脉已断，不过是凭着精纯的功力苟延残喘罢了，他心中没有一丝恐惧，笑道：“我知道顺公公想问什么，不就是谁救了我的性命么？在下直言相告，那人就是秦青，他就是射杀江哲的凶手。”

小顺子冷冷道：“你没有别的人选可以嫁祸了么？”

毒手邪心心中一跳，但仍然道：“我本楚人，何必为大雍张目，所以一字不假，就是秦青。”

小顺子淡淡道：“本该用刑罚迫你说出实话，但是你如今命在顷刻，罢了，你就好生去吧，九泉之下见了亲王，请代我家公子问安。”说罢轻施一礼。毒手邪心心中一松懈，已经软倒在地，这时小顺子突然问道：“裴云和夏侯沅峰谁的武功更高些？”毒手邪心不察，答道：“夏侯——”突然醒觉，改口道：“夏侯沅峰未曾交手，不知深浅。”

小顺子淡淡地看了他一眼，道：“苦竹子，代我家公子转告容先生、陆公爷，从前公子虽然无负南楚，但是念及旧情，仍然心有愧疚。如今公子九死一生，与南楚再无情分可言，今后沙场相见，也是陌路之人。”说罢他的身形一闪，转瞬就到了数丈之外，片刻之间就消失在夜色当中。

苦竹子神情一松，上前探察，毒手邪心已经死亡，再无一丝气息。他抱起毒手邪心的尸身，看看地上瘫软的敌人，知道自己若是杀了他们，必然是大大得罪了李顺，便微微叹息了一下，上船取桨，飘然而去。他的小舟刚刚隐入对岸的芦花丛中，功力最深的凤仪门三姑娘已经可以行动了，她站了起来，将门中秘制的迷香解药给众人服下，虽然药不对症，但是也起了作用，没过多久，众人就都可以起身了。

七姑娘惊叹道：“三姐，想不到世间还有这样的年轻高手，就是大姐和九妹也不容易胜过他吧？”

端木秋等人虽然面色惭愧，却也都点头称是。

三姑娘面上露出悲天悯人的神色道：“你们只知道他武功高强，却不知此人付出的惨重代价。听他们的交谈，这人乃是太监出身，那么天下只有一种武功可以让他如此厉害，便是失传已久的《葵花宝典》。只是不知他是为了练这种武功才自残身体的，还是做了太监之后才练了这种武功。唉，这种武功虽然精妙高深，可是练了之后性情不免变得阴狠残忍，有这种人在江湖上存在，只怕终究是一大祸患。”

乔焰儿方才虽然出言不逊，但毕竟是感激小顺子救命之恩的，此时开口反驳道：“凤姐姐太过虑了，这人既然是为主子报仇而来，那么他就是南楚第一才子江哲的仆人，妾身虽然与江大人素未谋面，可是也知道他雅量高致，才华过人，他的仆人怎会危害天下呢？”

三姑娘叹息道：“就是如此，妾身才心中不安。这人虽然可怕，不过是一个武夫，那江哲乃是国士无双，两人相辅相成，只怕大雍朝野不安。这次回去定要向师尊禀明，若是将来不可收拾，恐怕只有她老人家才能挽回局势了。”

众人听了都觉得有理，凤仪门领袖群伦，果然是见识深远。

众人互道珍重，各自离去不提。这一战虽然没有流传到民间，但是朝野多有知者，毒手邪心本就是南楚有数的高手，这次更是在雍王府内刺杀“得手”，而且又千里转战，逃出大雍，小顺子一举克敌，顿时成了各方瞩目的人物。若非他的出身尴尬，只怕已有资格挑战大雍第一青年高手的宝座了。但是此刻的他还没有这个认识。他心想，果然是夏侯沅峰嫌疑重些，可是只怕公子不会许我出手杀他，若是就这样便宜了他，岂不貽笑天下？不如我先去杀了他，只要没人看见，谁知道是我出手的呢？所以小顺子也不和雍王府的人联络，日夜兼程向长安赶去。不过数日，他就已经回到了长安，略略改装之后，挑了一个晚上，他直接找到夏侯沅峰府邸，知道今日夏侯沅峰应该是没有差事，因此他准备直接到内宅刺杀。谁知刚刚接近夏侯府，一个身影就拦住了他，他正要出手，那人将帽子掀起，露出一张略带稚气的脸庞，那人正是赤骥，秘营八骏之首。小顺子脸色一沉，就要不理不睬地过去。

赤骥连忙道：“属下是奉了公子谕令，在此等候李爷。公子说，李爷不可莽撞，先回去见他再说。”

小顺子神色冰冷，一言不发。赤骥只得接着道：“公子说，若是李爷现在不回去，以后就不要回去了。”

小顺子握紧了双拳，他自然知道江哲是绝不会随便这么说的，看来自己是真的必须回去，他狠狠地看了夏侯府的方向一眼，转身离去。

赤骥连忙拉下帽子，身影很快地消失在夜色中。

匆匆赶回雍王府，小顺子也不梳洗，直接赶到寒园，见新选的护卫将这里围得水泄不通，他略略有些放心。走进江哲的居室，只见他躺在软榻之上，仪态悠闲，正在那里朗朗地诵读诗书，而多日不见的柔蓝倚在他身边，似乎听得入迷。

小顺子只觉得心情一下子轻松下来，罢了，就是现在不杀夏侯沅峰，难道公子还会让夏侯好过不成？他上前深施一礼，说道：“奴才回来了，向公子请罪，奴才以后都不敢妄为了。”

我放下书卷，看向风尘仆仆的小顺子，道：“你辛苦了，先坐吧，你可知道我为何会知道你去夏侯沅峰府上？”

小顺子疑惑地道：“奴才也正在猜疑，怎么公子知道我的行踪呢？那些目击之人就是听了我的话，也未必会来得及传出去啊。”

我微微苦笑道：“昨日，夏侯沅峰亲自来拜访，向我请罪，说是那日他确实到了寒园，只是下手行刺的不是他，他不过是带走了毒手邪心。因为那射我一箭的人身份尊贵，他不敢出面拦阻，带着毒手邪心不过是想得知一些内情，不过毒手邪心什么也不肯说，还趁机逃走了。”

小顺子愣住了，半晌才道：“那岂不是只剩李寒幽了？”

我淡淡一笑道：“我本来就猜疑那行刺之人眼若春水，素手纤纤，怕是一个女子，没想到夏侯沅峰居然也自承在场，想必当日来行刺的只怕有三个人；毒手邪心是为了德亲王遗命而来，最不用多虑；夏侯沅峰和太子最亲近，这种事情想必太子也不愿麻烦凤仪门，只怕夏侯沅峰才是太子派来的；不过却赶上凤仪门对我动了杀机，齐王妃先藏弓箭，李寒幽亲自出手，所以当日夏侯沅峰就没有出手。我想，如果夏侯沅峰真是那射箭之人，只怕他早就杀了毒手邪心灭口了，不过他救人也非安着什么好心，多半是想将水搅浑，免得别人发觉他也牵涉其中。只不过，为什么凤仪门会想杀我呢，莫非是那件事露了痕迹？”

小顺子神色数变，道：“公子，凤仪门盯上了你，这下我们可得加倍小心。”

我淡淡摇头道：“不妨事，这次他们行刺不成，若凤仪门主真是传说中那么高傲，那么她们就不会再次行刺；若不能通过别的途径对付我，她们的名声未免有损。毕竟现在我要是死了，只怕人人都知道是凤仪门干的了，我想我的安危暂时可以无忧，不过要提防凤仪门其他的手段，现在我重伤在身，正可以避过她们剑锋所指，倒是你名声突显，要当心一些。”

小顺子点点头道：“公子说得是，不过奴才会小心的。”

我伸了一个懒腰道：“你说得也有道理，我累了，你送柔蓝回去吧。”

小顺子连忙道：“公子，我胡乱妄为，你还没有惩罚我呢。”

我懒洋洋地道：“好啊，惩罚你……对了，我很想吃桂花糕，就罚你买一盒上好的桂花糕，要我以前爱吃的那种。”我已经半睡半醒，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在说什么。

小顺子愣住了，桂花糕，南楚建业最负盛名的小吃，这里怎么吃得到？就是自己回去建业买了过来，那也不新鲜了。

小顺子怔怔地走出门外，这时五十名护卫的队长周武走了过来，见他这样神色奇怪，问道：“李爷，怎么了，可是大人有什么吩咐么？”

小顺子苦恼地道：“怎样才能买到桂花糕？”周武愣住了，喃喃道：“桂花糕？”小顺子却已经抱着柔蓝走远了。

第二章 魂归故里

南楚同泰元年四月，国主阮遣使大雍，纳贡称臣，宛转求和，以重金求赎。

和议既成，炀王得免，五月，随使臣返南楚，方入楚境，遇刺身亡，归葬建业。王在位四年，疏于朝政，亲小人，远贤臣，至今社稷危亡，身亦深陷囹圄，南楚积弱难返，皆王之罪也。

——《南楚史·楚炀王传》

我半夜睡得正香，突然被人推醒，等我恼怒地睁开眼睛，却看见小顺子喜滋滋地捧着一笼热腾腾的桂花糕献宝，我惊讶之余问他从哪里弄到的。

小顺子脸色一变，一脸的惨淡。我奇怪地问道：“怎么了？”

小顺子犹豫了半天才说出实情。原来他想了半天，怎么也不可能买到南楚最有名的糕饼店“桂香坊”的桂花糕啊，最后决定随便找个大雍的美食代替。谁知道一出门就听说南楚的使节已经到了长安，他连夜到驿馆探听，原本想看看有没有不利于我的事情，谁知使团带了桂香坊的两个师傅过来，正好做了两笼最出名的桂花糕，准备送到被软禁的国主赵嘉和长乐公主那里，或许他们是想讨好长乐公主，以求谈和成功，但是却便宜了小顺子，轻而易举地把其中刚做好的一笼桂花糕偷了出来。

我听后转念一想，还是赶快消灭赃物吧，便狼吞虎咽地和小顺子平分了一笼桂花糕。这时，天色已经渐渐亮了，小顺子便溜走了。我刚想多睡一会儿，小顺子又来禀报道：“公子，南楚正使陆灿求见。”

我心中一动,这个我曾经的学生为何来求见我呢,他不是应该对我不屑一顾么?毕竟我已经是南楚的叛逆了。我疑惑地向小顺子请教,小顺子哭笑不得地道:“公子,如今你是雍王殿下下的亲信,这谈和之事,殿下至少可以做四分主,若想从殿下这里着手,公子你不就是最好的人选?虽然都是战败求和,能够多得一分好处,对南楚也是有利的呀。”

我坐起身来,接过小顺子递过来的外衣,一边着衣一边想该如何解决。本来我想着“相见争如不见”,并不准备接见陆灿的,可是他若是为了谈和之事四处游说,那么自己不给他机会就未免有些过分。这件事情可大可小,我可不能随意处置了。我走动了几步,觉得今天身体不错,便说道:“请陆将军到花厅见我,就说我请陆将军用饭。殿下应该已经知道了,你派人去问问殿下的意思,要不要接见南楚的使者,议和的事情我不大清楚,苟廉应该比较明白。若是殿下不便前来,就请苟兄前来作陪,也好探探南楚的底线。小顺子,陆灿是一个人来的么?”

小顺子答道:“公子,陆将军带了一个青年,那人相貌不俗,应该是才智过人之辈。”

我微微一笑道:“也好,陆灿毕竟年轻,若是他独自前来,我倒怀疑他不过是私自来见我。”

陆灿静静地立在雍王府门前,二十二岁的他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但多年军旅生涯让他比同龄者显得成熟。他的相貌有几分粗豪,有些不似江南人物,他双目中神光隐隐,气质豪勇中带着儒雅,一看就知道这个少年将军乃是文武双全的奇才。站在他身后半步的是一个二十六七岁的青年,方巾儒冠,清秀文雅,举止之间,别有一种风仪,令人生出乐于接近的感觉。

这个青年望着神色淡然的陆灿,心中波涛汹涌。他叫杨秀,原是天蜀人,天蜀灭亡的时候,他还游学在外,在南楚占领天蜀中部的的时候,他返回故乡,天蜀在陆侯治理下十分平静。杨秀在家中过得日子十分平静,两年半前,他的一个堂兄因为参与了刺杀陆侯的行动被判罪,杨秀也被牵连下狱,负责审理的正是陆侯独子陆灿。这个少年将军办起事情来明快果决,而且合乎情理,杨秀很快就被无罪释放,而且陆灿见他气度才华都有过人之处,亲自上门请他做自己的参军。杨秀不是迂腐的人,他没有在天蜀取得过功名,为南楚效力也不算是失节。跟从陆灿之后,他越发觉得这个青年将军的过人之处,陆灿年纪虽轻,

但战阵运筹、兵法谋略都是超人一等。雍王突袭南楚的时候，陆侯带兵回援，东川庆王趁机兵压天蜀边境，陆灿带兵迎敌，两军数次交锋。陆灿苦练的精兵竟然挫败了大雍的雄兵，迫使庆王退兵，保证了南楚不会两面受敌。虽然因为建业失陷，陆灿的功绩没有被公开，但南楚军中已经隐隐将陆灿当成了德亲王赵珏的继承人。更让杨秀叹服的是，陆灿虽然出身武将世家，但对于经史也颇有独到的见解，每每谈论起史上将帅胜败之道，便如数家珍，就是自己有的时候也不得不佩服陆灿的见识广博。

前些日子，杨秀忍不住问陆灿，是谁能够把陆灿这样的武将子弟教得精通文史，陆灿却是沉默不语。不料昨日刚刚到大雍，递上国书，今日陆灿就带着自己来拜会那个久闻其名的江哲。杨秀虽然知道江哲这个人，但并没有把他看得很重，想他不过是一个投降了大雍的南楚才子，若不是前些日子的刺杀一事沸沸扬扬，让他留了心，他还不会注意到江哲的存在呢。

直到昨日他才知道原来江哲竟然就是陆灿的恩师。他到现在还记得昨夜里，银灯下，陆灿的面孔隐藏在阴影中，看不清他的神情。他淡淡道：“我自幼顽劣，每日里不是爬墙上树，就是要枪弄棒，再不然就是去和那些街上的青皮打架。父亲不愿看我这样不学无术，就请了西席来教我，我仗着拳头硬，打跑了好几个西席。江先生就是第四个西席，我原本想给他一个下马威，可是他一来就对我说，他也不过是混碗饭吃，我若是打跑了他，我父亲还要请新的来，我若是肯和他妥协，他就让我们两个都好过。”

说到这里，陆灿面上露出淡淡的笑容，接着说道：“江先生说，只要我每天上午在书房里面呆着，下午随便我去干什么，他不会给我留过多的功课，而且还会帮我瞒哄父亲。我当时答应了，可是没几天我就后悔了，每天上午我闷在书房里，而江先生看书看得津津有味，也不理会我，但我若是反悔未免太丢面子，于是只好求江先生想个法子让我消磨时间。江先生便说，既然如此，不妨给我讲讲书，我虽然觉得无聊，可是总比一个人闷着强。可是没想到江先生真是才华绝世，他没让我背那些四书五经，也不要我写诗作文。从那以后，我每天上午都在听他讲故事，后来他看我更喜欢用兵打仗，又给我讲兵法、战例，直到后来我领兵作战，才知道先生教给我的东西有多重要，可惜却已没有机会再向先生请教了。杨秀，我说这些是要你明白我的恩师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今他已经归顺大雍，日后难免沙场相见，你富于计谋，将来是要做他的对手的，我一个文士自然不行，你要把握机会好好了解他，若不了解自己的敌人，那么就沒

有必胜的把握。”

杨秀越想越是心情澎湃，他很想看看江哲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所以现在等的时间越长，他就越担心江哲不肯接见他们。

幸好过了一段时间，一个青年侍卫过来行礼道：“陆将军，司马大人在寒园接见将军，大人重伤初愈，不便出迎，特遣呼延寿前来迎接。”

两人跟着呼延寿走了半天，才到了一处幽静深远的园林，看到园门上的匾额，陆灿知道自己终于可以见到江哲了。呼延寿和园门前守卫的四名同僚打了一个招呼，引着两人走进寒园。一走进寒园，陆灿就觉得心中大震，虽然没有眼见，可是他隐隐能够觉察到园中所有关键位置都有人藏伏。看来雍王对恩师的器重是无与伦比的。

两人被请进花厅，他们第一眼看见的就是坐在那里的江哲和站在江哲身后的小顺子。

杨秀大胆地看去，就见桌旁坐着一个相貌消瘦苍白的青年，他穿着一件淡青的长袍，头发只用一根发簪和一条雪白的丝巾束住。他就那样闲散地坐着，神色平和。

我看了陆灿一眼，他比起上次见面更显得沉稳，想必是独当一面之后成熟了许多吧。我站起身，笑道：“小侯爷，多日不见，你越发雄壮了。”

陆灿一看到我就愣住了，听到我说话才醒觉过来，连忙上前下拜道：“弟子拜见恩师。”语气竟然有了哽咽，我知道他是见我形容如此而伤心的。

我抬起手道：“小侯爷快起来，不，你如今也已经是南楚的大将了，我该叫你陆将军，哲不过曾经做过将军几日的西席，怎敢当师徒的称呼？”

陆灿心情已经平静下来，淡淡道：“弟子当年顽劣，不知道恩师教诲的重要，如今已是追悔莫及了，还请恩师不必推诿，弟子不会凭着师徒名分求恩师做非常之事。”

我微微苦笑道：“你性子还是这样直率。罢了，我也不想和你争辩，起来吧，我还没有用餐，你陪我一下吧。这位是？”我看向杨秀。

陆灿站起身道：“这是弟子麾下的参军杨秀。”

杨秀上前行礼道：“久闻江大人声名远扬，下官拜见。”

我想要上前搀扶，但是只觉心口一痛，只得皱皱眉头：“请恕下官不便还礼。杨参军也请入席。”